

各各他的爱

ГОЛГОФА

[俄] 阿·利哈诺夫 / 著

栗周熊 李文厚 / 译

一个退役伤兵在磨难面前
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平凡而伟大的选择

利哈诺夫
作品集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各各他的爱

【俄】阿·利哈诺夫 著

栗周熊 李文厚 译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登记号：黑版贸审字 08-2015-055 号

本作品通过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地址：100037，中国，北京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E-mail:wenzhuxie@126.com.）取得中文版全球翻译出版发行专有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各各他的爱 /（俄罗斯）利哈诺夫著；粟周熊，李文厚译. — 哈尔滨：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1
（利哈诺夫作品集）

ISBN 978-7-5319-4197-2

I. ①各… II. ①利… ②粟… ③李…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6615号

各各他的爱

GEGETADEAI

作 者：【俄】阿·利哈诺夫

译 者：粟周熊 李文厚

项目总监：张立新

统筹策划：李春琦

责任编辑：夏文竹

绘 画：阿·斯列普科夫

封面设计：张代华

图文设计：朱 宇

责任印制：姜奇巍 杨亚玲

出版发行：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8 号楼 150090）

网 址：www.lsbook.com.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980mm 1/16

印 张：11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19-4197-2

定 价：34.00 元



目录

第一章	伤员	1
第二章	罪孽深重的人	43
第三章	苦若黄连	73
第四章	奏起来吧，手风琴	141

第一章 伤员

他向旁边一闪，脊背倚在后方医院的门上，仿佛被充满了枯草馨香的空气呛着了。太阳明亮得刺眼，简直不像是秋阳。他这一闪，似乎是新鲜空气和太阳把他往后推了一下，推回到昏暗的病房，推回到散发着菜汤和漂白粉气味的医院走廊里。看来对他来说，离开这里，到医院外面的自由天地去也不那么容易哩，需要花费很大努力，需要克服来自外边的推力，以及自己对阳光和清新空气的隔阂感。只有在此之后，他才能真正进入那已被忘却了的世界。

他觉得有一种异样的隔阂感亲切地抚弄着他的脸颊，让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于是他惬意地笑了，宛若从高处一下跃入水中一般，全身一阵轻松。他再次深深地吸了口气，睁开了双眼。

由于萌发了如此寻常而又久被遗忘的活下去的愿望，他感觉全身战栗起来，似乎有某种东西涌入了他的血管，让他感受到一种鬼魂附体般的冲动。他觉得自己全身上下的血液都在沸腾，太阳穴绷得紧紧的，突突直跳。这时，往昔的一切，那些逝去的情景，突然像被蒙上了一层云雾般，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只有现在和未来才是重要的，才使他感兴趣。

他一心向往着未来。

阿列克谢向前跨了一步，身体一摇晃。他笑了笑，又挪动起双腿，



在医院门前的混凝土平台上朝前迈了五步，沿台阶往下走了十步。下到最后一级台阶，为了平息一下剧烈的心跳和血液对太阳穴的无声冲击，他坐了下来。

眼前是一个板棚，常年的雨雪冲刷和太阳的曝晒使它呈现出一种灰黑色。左边，医院的两扇大门吊在合页上，像一只疲乏的大鸟拖着翅膀。再远些可以望见一条街：坑坑洼洼的鹅卵石路上积着褐色的泥水，木板铺就的人行道和用原木建造的房子。这些房子完全是农村式的，这座小城就像一个大村庄。阿列克谢喜欢这种景象。

自从命运把他送到这里以后，阿列克谢经常从医院的病房里——一所战前曾是学校的建筑物的三层楼上俯瞰这座小城。看着眼前条条狭小的街道，他不止一次地想：这样的小城市总归比在列宁格勒（即今圣彼得堡）那样的地方容易应付战争。这里很少有大型砖房，那种庞然大物乍一看来显得很有气势，傲然矗立，实际上在战争中却不堪一击，住起来也并不舒适，住在那种大砖房里有时真让人活受罪。

比如在列宁格勒，冬天时如果自来水管被冻坏了，人们就只能到河上的冰窟窿里去取水。暖气设备如果被冻坏了，人们简直就冷得受不了，还曾有人被冻死，有些人家会把木家具劈了烧火取暖，但那只会发生在有富余家具的人家里。下水道如果被冻住了就更麻烦，那样各种疾病就会蔓延起来。

而像这样的小城，无论如何也比那些大城市更容易应付战争。每家都有壁炉，取水也很近，街上就有自来水龙头或水井，而且每个院子里都有木板搭成的厕所，简简单单，没有那些先进的设备，但是可靠、方便。假如柴火烧完了，小城里还有不少木板墙，而且在每座木屋的板棚里总能在某个角落找到些可烧的东西——谁家还没有一些战前就被遗忘的可以塞到壁炉中当燃料的杂物呢。再说，在这种农村式的小城附近，也总

有些树木可以用来救急……

是啊，从战争开始的那天起，世界上的许多事物都发生了变化，发生了种种变迁。战前，住进砖砌的大厦被视为荣誉的象征，战争期间人们却纷纷从这些石头宫殿里搬到了简陋的木板房。而这仅仅是种种变迁中一个小小的侧面……

阿列克谢听到身后的门哐啷响了一声，格鲁尼娅大婶已经站在门前。他吃了一惊，仓促间还在想着刚才的事，再一次思忖，留在这个小城是对的，因为除了刚才想的那些原因之外，这座小城使他感到了温暖。显然，这大概是因为有许多使他觉得亲近的原木小屋吧……他感到温暖不是因为那些木屋里有什么东西，而是由于它们的外观。那些现出裂纹的原木就像人们脸上的皱褶，原木的横断面成了黑乎乎的环状物，还有像眼睛似的小窗子。不少木屋的门窗上都雕刻着好看的花纹。木屋脊上的马头饰物有直的，像弓弦一般绷得紧紧的，也有弯的，像是老狗的脊背。所有这一切都十分动人，栩栩如生，让人感到温暖。

“走吧。”格鲁尼娅大婶简短地说。阿列克谢站起来，同她一起往前走，手里紧攥着装有一周口粮的袋子的扎口处。

“发给你罐头了？”格鲁尼娅大婶问。当阿列克谢点了点头时，她若有所思，仿佛在给他讲童话，又像在为他唱摇篮曲一般开口说道：“咱们哪，拿这些罐头去换几件衣服，再拿那些衣服和农民换点儿燕麦，把燕麦种下去，用长出来的燕麦嫩芽煮汤喝。这样你的伤口就会好的，疼痛就会过去，你的身体就会一天天好起来，很快就会恢复成原来那个身强力壮的人。”

阿列克谢和着格鲁尼娅大婶摇篮曲的拍子点头，表示同意她的意见。他能把她的话都背下来。他感觉自己被卷入生活的激流，顺流而下。他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这虽说不算强大，但却是自信的、有召唤力量、给

人以希望的长流之水。他感到，这位在医院看门的好心肠的老太太格鲁尼娅大婶的这番话也是这股流水的一部分。这股流水引导他向前，走向新的起点——一个尽管朦胧，但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的起点。这起点到底怎样他不知道，但它已经使他至少接触到令人振奋的清新空气、尽情照耀的太阳和靴子踏在上面发出沉闷声响的鹅卵石路，还有积满深秋烂泥水的坑洼和带着黄色斑痕的火红色的槭树叶，以及那沁人心脾的百草的芳香……

阿列克谢仰起头，凝望着湛蓝天空中飘着的朵朵白云，感觉到一股力量涌遍了全身。

他浑身战栗了一下，放慢了脚步。

当时，天空也飘着这种春日般的轻柔云朵，不过那是冬天……冬天哪，而如今已是秋天了。唔，他被生活抛弃了多么久啊，而且很可能永远不能生还了，那个冬日很可能把他从生存者的名单中直接勾销了。

阿列克谢·普里亚欣领到军大衣时，已年满四十岁，到了部队，他开始驾驶一吨半的卡车。

阿列克谢孤身一人，年纪已经不轻。战争一爆发，他就平心静气地准备迎接最坏的结局：没有任何人会为他哭泣、痛苦，如果许多人即将面临的厄运降临到他的头上，他就准备平静地接受它，就像接受其他所有命运的安排一样，既不委屈，也不埋怨。当时他就是这样想的。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他对自己做了最坏的打算——转瞬之间就痛痛快快地死去。对于一个孤独的单身汉来说，这样死去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挖个坑掩埋掉就完事了！谁也不会为他掉眼泪，不会为他的离去痛苦！

而事实上，人们设想的最坏结果并不总是最坏的，至少，在“半死不活”的状态中受折磨，就要比瞬间死去可怕得多。这个“半死不活”

是阿列克谢病房里隔壁床那个伤势一天天好起来的好说笑的伤员说的。因为那时任何人，甚至医生也不知道把你置于何方，把你摇向此岸还是彼岸。当你在熬煎中痛得哭叫，向上帝祈求一死，有如祈求摆脱一切苦难时，你才真正明白，最坏的结果并不总是最坏。

许多人度过了几个月的这种痛苦熬煎，却只能慢慢飘向生命的终点，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仍在指望着可以得救，不放过任何机会紧紧抓住每一根可能的希望稻草。在阿列克谢看来，既然注定在劫难逃，何必又产生这种奢望呢？命运啊，何必这么捉弄人？

参军后，由于阿列克谢有驾驶执照，部队分配给阿列克谢开一辆一吨半的卡车，车里运的是炮弹，车队驶往诺夫哥罗德。阿列克谢一次次绕过烧焦的汽车残骸，紧紧跟着前面那辆在一月份罕见的潮湿雾霭中行进、时隐时现的卡车。

当时汽车行驶尽量选择不适合飞机飞行的坏天气，这样可以尽量避免遭遇敌人飞机的轰炸。在到达诺夫哥罗德之前，车队在雾中行驶一直很顺利。返回的路上也有雾，可是回程刚走了一半，突然刮起了大风，雾霭一扫而光，现出晴朗的天空。

晴空中飘浮着轻柔的鹅毛般的云朵，像一串奇形怪状的项链。突然间，从“项链”下方闪出几个黑点儿，顷刻间变成几架飞机。接着，炸弹的爆炸使大地猛烈地摇晃起来，地面剧烈地颤抖。阿列克谢觉得，他驾着汽车仿佛不是行驶在陆地上，而是漂浮在激流中一般。

关于冬天的轰炸，在司机中流传着一个令人心悸的说法：因为在冬季结冰的道路上没办法把车拐到一边去，所以对于冬季在路上遭遇空袭，根本没法躲避。阿列克谢对此早有耳闻，然而在飞机刚刚出现的刹那间他却在想，既然只是传说，那通常总会有些夸大的成分在里面，也许并没有那么糟糕吧……

飞机投下炸弹，大地在震颤，不过从高空朝一条狭窄的道路瞄准也不那么容易，所以不少炸弹落在道路两旁，炸得积雪横飞，而车队仍在前进。

可是，后来行驶在前面的一辆汽车被炸弹命中，爆炸燃烧的汽车残骸堵住了道路，整个车队不得不停下来。于是车队四周很快落下来一圈炸弹，爆炸的气浪卷起路边的积雪呼啸着冲向整个车队。

从阿列克谢汽车左侧袭来喷泉般的雪块，炸弹碎片穿透了车门，刺入他的肚子。

值得庆幸的是，卡车后面的车厢里没有人——他们这次运的是装着空炮弹壳的箱子，没有载人。假如后车厢里有人的话，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汽车在冒烟。浑身是血的阿列克谢本想用左手打开驾驶席这侧的车门，但爆炸的冲击让车门变了形，卡住了。于是他拼尽全力把身体挪到右侧的副驾驶席上，打开车门，爬出车外，倒在雪地上。

他所记得的最后情景是：右侧的车门打开了，他向外爬，看到被染得鲜红的雪。

人们在一片混乱中发现了他，把他抬上后边上来的另一辆卡车。谢天谢地，他没再被炸伤，被送到野战医院，医生马上给他做手术，终于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不过，看来这第一次手术仅仅是个开端，在救护专列的车厢内阿列克谢又做了第二次手术，第三次手术则是在这座小城里做的，当时，谁也没料到他能活下来。

第一次给他做手术时，他觉得疼痛很正常，毕竟是做手术嘛。可是后来……后来他的整个生命变成了无休止的疼痛，白天疼，晚上疼，所有时间都在疼。有一次，他疼得失去了知觉，但甚至在昏厥中仍感到疼，而这种强大的疼痛又使他恢复了知觉，这时周围有几个医生抚摸着他的



肚子，悄声地商量着什么。其实他们用不着压低声音说话的。强烈而难忍的疼痛几乎占据着他所有的知觉，就算他们在他耳边大声说话，他也未必能听清他们谈话内容的一半。接着，他又被手推车运到包扎室，疼痛从可恶的手推车的四个吱吱乱叫的小轮子传遍他的全身，他再次全身抽动起来。

不论是在野战医院、救护专列，还是这家后方医院，他的周围总有一些同他一样的被伤痛折磨的人。他们忍受痛楚，抓住每一个极小的希望，希望能够活下去。不过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还是被从头到脚蒙上被单，运走了。他们在那种“半死不活”、一脚跨进鬼门关的状态里白白地受煎熬，而得救的希望却未能实现……就在他身边，一些比他年轻、身子也更强壮的汉子死去了，尽管他们整个身心全都用力向往着生。他们有亲戚朋友，有亲爱的人，有值得牵挂的人，然而，他阿列克谢·普里亚欣这个无牵无挂的人却活了下来……

不过，他还有个格鲁尼娅大婶。

一天晚上，正当他感到疼得钻心的时刻，大婶出现在他眼前。她没有走开，就停在他身边。后来阿列克谢才得知，格鲁尼娅大婶不是卫生员，也不是护士，而是个看门的。她看守着医院的大门，但每天下班后她会走遍每间病房，给这个端一杯水，帮那个掖一掖不甚挡寒的粗呢毯。其实谁也没请求她这样做。但在这打仗的年月里，当人们需要同情比需要面包更迫切的时候，难道还要别人来请求吗？这位不识字的老太太每晚奔走于病床之间，不辞劳苦地为伤员递便壶，把枕头拍打得蓬松柔软，在他们烧得发烫的额头上敷上湿毛巾，同时嘴里还不住地叨念着一些话语，像是在为他们唱催眠曲，又像是在给他们讲述一个神奇的童话。

于是，格鲁尼娅大婶就这样走进阿列克谢的视野，映入他那因疼痛而扩散的瞳孔里。

格鲁尼娅大婶背后有一盏吊在长长的电线下面的灯，上面罩着一个普通的铁盘子。这铁盘子充当的灯罩其实遮不住多少光。因而当这位老太太第一次出现在阿列克谢面前，她的头挡住灯的时候，周围出现了一个玫瑰色的光环。

“她简直是个圣徒！”阿列克谢想，而这位圣徒支起手肘，用手掌托着脸颊站了一会儿，叹了口气，然后俯身靠近阿列克谢，非常有力地，但又得体地用一只手把他的头托起来，另一只手将枕头拍打松软。

现在，格鲁尼娅大婶每天值完班都坐在阿列克谢身边的凳子上，用湿毛巾的一角揩拭他那烧得滚烫的发干的嘴唇，给他擦脸，递水，不断抚摸他那冰冷麻木的手，轻声叨念。她那温存絮语有如神奇的绷带，一遭一遭地围绕阿列克谢缠绕不停：

“啊，我的小战士，你是好样的，阿廖什卡（阿列克谢的小名），不要这样难过，上帝保佑，第三次手术做得多好啊，听说，是位教授亲自给你缝合的，既然是教授，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你看，我给你带来了苹果，一个是金黄金黄的，另一个是粉红色的。一切都会过去，别难过，你的伤痛会停止，丝毫不会再疼，金钟般的太阳就要升起，你的心中将闪耀新的光芒，腾起新的霞光。”

她和阿列克谢说话时总是不断揉着他冰凉的手，每天都是，从不间断。这样长久的努力终于让他的手有了点儿血色，开始发热。有一次，阿列克谢深情地凝望着格鲁尼娅大婶，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人往往是这样，当他处于生死边缘时，他挣扎，动员体内的一切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挺住。而一俟那种“半死不活”、一脚跨进鬼门关的状态过去，生的可能增加，死的威胁开始退却时，他顿时感到垮了下来。再强大的人也不例外。

阿列克谢·普里亚欣已经不年轻了，四十岁的人了，谈何青春年华

呢！而且，在他逃离死神魔掌的这个胜利日来到之前，他度过的是艰辛坎坷的岁月。他的意志不算薄弱，但那天他撑不住了，似乎体内某个地方坍塌了，系着闸门的那根线断了。听到格鲁尼娅大婶这番乍一听起来似是粗俗、无足轻重、平淡无奇的话，他潸然泪下。

大婶也在流泪，但她流下的是欣慰的泪水。格鲁尼娅大婶知道，她的目的达到了，如今这个面如土色、差点儿命赴黄泉的士兵得救了，他战胜了疼痛，由于“教授”的妙手回春，他活过来了。她哭泣，还因为自己在前线的丈夫和儿子杳无音信，说不定他们也同这个历经苦痛的阿列克谢一样，正在某个医院里受熬煎，同样地受苦受难……作为母亲和妻子，她下了班怎能不到病房来，怎能不如此絮语连篇，怎能不助阿列克谢一臂之力呢？

格鲁尼娅大婶的木屋很小，但根根原木横竖扣榫，倒显得根基牢靠，十分结实。窗户上悬挂着天蓝色的、洁净的窗幔。阿列克谢一走进小屋，马上感到窗幔同这个清洁而舒适的屋子十分相宜：一进门是一个上面铺着旧亚麻布的箱子，窗户之间摆着一个蒙有长条刺绣台布的五斗橱，床上有一堆枕头，大大小小都有。桌子下面还铺着一块明显是自织的粗地毯。

屋角处用帐幔隔出一个单独的小房间，大约四步长，两步宽。格鲁尼娅大婶指着那里说：

“那就是你的卧室。”

“格鲁尼娅大婶，我该怎样报答您呢？”阿列克谢笑着说，“要用多少金银才能报答您呢？”

“哼，看你说的，”格鲁尼娅大婶生气地答道，“假如大家在所有事情上相互都讲什么报答，那整个世界就变成商店了。啊！上帝保佑我们逃离这个商店吧！”她解下头巾，往箱子上一坐，郑重其事地补充说：

“要那样，善良就一钱不值了！就不存在了！”

“为什么？”阿列克谢感到吃惊。

格鲁尼娅大婶一本正经地望着他：

“因为我们说的是没有私心的善良，你连这也不懂？”

阿列克谢晃动着脑袋，后悔得直咂嘴，真不该惹起这场不合时宜的谈话。在这困难的时刻，他清楚地知道，这并非是大公无私的时候，大婶出现在他面前，头上闪着光环，当然这光环是由于灯光形成的。但那又怎样？难道那样她就不是圣徒了吗？她准备同别人分享自己的最后一块面包，把一个孤独无着的战士领到自己家中。看，墙角的帐幔就是见证：去吧，就住在这里，去喝燕麦苗汤吧。

阿列克谢走到五斗橱前，对着镜子看了一下。在医院里，重伤号是由理发师刮脸的，阿列克谢很久没有端详过自己的模样了。四十岁的人，已经成了老头，虽然头发还浓密，但已点点霜痕、两鬓全白了。算了，别再感慨了，既然从那样的倒霉境况中，从那样让人痛不欲生的疼痛中摆脱出来了，再怨这怨那就是一种罪孽了。

“格鲁尼娅大婶，”他在屋子里走了一圈，高兴地说，“家里还缺什么吗？我可以稍带运些来。是不是带点劈柴？你知道，我是开车的。不过你得告诉我，哪里需要司机。”

“哪里都需要啊！看来你应当去兵工厂，因为目前你最需要的是领个配给卡，有了这个卡，你就可以得到面包和油脂，亲爱的，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油脂。”

阿列克谢把臂肘撑在桌上，双手抱住头。

“格鲁尼娅大婶，”他想了一下，回答说，“既然让我复员了，我也只有上兵工厂了。不然打完仗我良心也过不去呀，是不是？大家都去打仗，有的人活着，有的人死了，只有我一个人驾驶汽车到了诺夫哥罗

德，在返回的半路上就不干了。还算是打过仗的呢，说起来都感到羞愧。不去兵工厂，我还能去哪里呢？”

在医院里卧床的这几个月，当苦难和疼痛折磨他的身心时，只有在偶然的时候阿列克谢才闪过这样的念头：还没来得及痛痛快快地打一仗啊！使他惋惜的是，还没有亲自杀死一个敌人——他甚至连看也没看见过一个德国兵，又怎么可能杀死对方呢——就这样死去，实在有点儿枉活一生啊。

战争仿佛绕过了他，把他挤到一边……最初是上级首长硬留他在后方，后来他终于千方百计上了前线，可首次执行任务就负了伤，退出了战争。

现在，阿列克谢已在痛楚中度过了几个月，他感到一种异样的满足。他终于达到了上前线的目的，这样做是正确的，虽然中间有过退缩，有过胆怯。是的，现在可以这么说了。他没有冲破一切阻挠走上前线，这不是胆怯又是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战前阿列克谢给一位重要人物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开一辆崭新的“埃姆卡”牌汽车，他的首长是某个与国防有关的人民委员部下属一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所以，战争开始时，这位首长没征得阿列克谢的同意便硬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

邻居、熟人、同事都上前线了，阿列克谢却在给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开车。虽然工作量很大，他一个人值班，没人替换，几乎每天夜里都睡在车库，时时刻刻听凭召唤，但他仍然是一个平平庸庸地蹲在后方的没出息的人，一只“后方耗子”。当时人们普遍这样称呼那些借故逃避上前线的人。

有一次，阿列克谢对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提到，他感到心里不是滋味儿，可这位一般说来心肠很好的首长瞪大眼睛，高声强调人民委员部